

刊头摄影:杨国美
题字:赵守阳

和谐之声

地铁上的一担菜

○王阿丽

那天傍晚,我从旅游景点乘地铁回家,地铁站候车的人并不多。地铁进站,门缓缓打开,只见一担菜横在一位中年大妈的座位前,其左边隔座而坐的是一位年轻妈妈和一个8岁左右的小女孩。年轻妈妈拍着空座位招呼我坐下。

我向年轻妈妈道过谢后便坐到了她俩中间。坐下后,我端详起这担菜:一头的塑料筐里装着绿油油的空心菜和形态各异的青椒,筐子提手上系着一只塑料袋,袋子里有几件衣服,依稀还能看到一部手机;另一头塑料筐里装着一个小纸箱及一包食品。两个筐子上搁着一根木棍,木棍干裂,有被刀锋过的痕迹,其上缠有胶带,一看就是经主人一番细心打磨的。

看着这一担菜,我心生好奇,侧脸与大妈唠起嗑来:“您是进城卖菜来了?”大妈未开言却是“咯咯咯”地笑了起来,黝

黑的脸上露出一口白牙:“不是呢,我是来城里看儿子的,儿子在城里上班!”那声音高得怕是整个车厢都听到了!看着大妈的马尾辫随着她的笑声左右甩动,好似跳起了快乐的舞蹈。我想,此时,对她来说,没有一件比来城里看儿子更幸福的事了!

“呀!看儿子带了这么多菜啊!”车厢中乘客们的目光在大妈与这担菜之间来回切换,“您儿子真幸福!”“当妈妈的就是这样啊,有好吃的都忘不了孩子,大夏天的也不怕热!”……整个车厢沸腾了!羡慕、幸福、敬佩、母爱、福气、快乐这些词语交织在一起,在我的脑海中逐一闪过。

“我还带了炸大糕!”大妈一边说一边解开塑料袋,金黄色的大糕散发着阵阵香气。“你尝一个呗。”她边说边捏出几块递到我跟前,“是呢!闻着就感觉好吃呢!谢谢你们,我还以为到了。”

这时,我仔细地打量起她来,可以看出这趟进城她是好好地收拾了一番的,马尾辫梳得整整齐齐,一袭紫红连衣裙领口缀满彩色珠子,和她那古铜色的皮肤相得益彰;手指甲边也有些许细小毛刺,好像刚刚剪过,脚穿一双坡跟的棕色凉鞋,显得整洁利落。

她坐下来,又和我们聊起了嗑:“今年天热,雨水少,我天天浇水,你看这青椒还

是一个个小人儿似的不长个。”于是,大家又讨论起了菜价,说起了种菜不易。我们谈论着这些,坐在旁边的小女孩早已坐不住了,围着车厢里的栏杆自个儿玩耍起来。过了一会儿,女孩转过头甜甜地对大妈说:“奶奶,下一站是玄武门。”大妈亲切地摸了摸小女孩的头:“谢谢你哟,小姑娘真好!”

地铁快要到玄武门站了,车厢里与她隔着几个座位的一位妇女走到她身边:“快要到站了,您还不挑起担子准备下车?”她似乎比大妈还着急。地铁靠站了,在人们目送下,大妈担着菜消失在人流中。

地铁又继续前行,这担菜,在这个夏天的傍晚,悄然种植在我们心中。我想,多年以后,我不会忘记地铁上的这一幕,这位朴实的大妈,她那满载浓浓母爱的一担菜以及车厢内热情好心的乘客。

生活素描

请用公筷

○陈文祥

平时,老伴文文雅雅,一到外面吃饭,仿佛变了个人,喜欢开启自嗨模式。

无论我们是东道主,还是亲朋好友请客。新朋也好,旧友也罢。尝过个把菜,老伴就成了自来熟。操起自己的一双筷子,搛这菜,夹那菜,送张三,给李四。

看得出,有人礼节性勉强说声谢谢,有人不吭声眉头皱成川字,更有早早就捂着自己的碗,你来你来,我不要!老伴根本不吃这一套,依然“我搛我喜欢,我搛我快乐”。

我用手悄悄拽拽老伴褂子角,“你这家人。”老伴回我三个字,“我喜欢!”

饭局上喜欢给别人搛菜,老伴这个习惯由来已久,原本我是认可的。直到公筷公勺成为全社会倡议的文明新习惯,我才明白,老伴好心办了错事。搛菜,原来是有讲究的。必须与文明同行,与健康相伴。

于是,每每饭局前,我都提醒她,最好不搛,要搛用公筷。老伴点头得像鸡啄米,可一上饭桌,依旧一双筷子管全天下。我开始尴尬,开始愠怒。

一天,一群友邀请我两口子吃饭。一上桌,老伴的喜欢又来了。刚搛一个肉圆给王老,王老脸一沉,“你知道我喜欢吃什么吗?瞎搛瞎搛的。”老伴一下怔住了。王老又加重语气说,“为何不问问,我从来不吃肉圆,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嘛!”老伴举在半空中的肉圆,只好尴尬缩回,又朝老张碗里送,老张同样没好脸色,立马将上一军,“我老婆是医生,叫我时时刻刻要防病从口入,交代再交代,搛菜给人必须用公筷。”又讨个没趣,老伴脸上红一阵白一阵。

不甘心,老伴下桌。一边朝李老跟前去,一边嘟囔,“我不信我筷子今天有毒,一个肉圆送不出。”“来,李老,给个面子。”李老见个个是红脸,便唱起了白脸,“老妹妹,我知道你人小巧、客气。但凡事要换位思考,你不能不问青红皂白,一味拣你喜欢的来。你喜欢的,别人不一定喜欢,必须坐到对方位置上去喜欢。对方喜欢吃,你喜欢搛。这才皆大欢喜。这个肉圆我不要,妹妹改用公筷搛,每人赏光,必须吃一个。”

这一堂公开课,上得老伴哑口无声、口服心服。她诚恳地向各位保证:下不为例。我偷偷笑了,这顿我精心设计的饭局没白请,并向今天吃饭的各位,群发一信息:“保密。谢谢哥们助阵。”

现在呀,老伴仍喜欢搛菜给别人。不过,加了前提条件:先征询,后公筷。她已习惯换个位置再喜欢。为人,做事,不就应该这样吗?

漫画

饮酒带给年轻人的健康风险更大
徐骏 作郁郁葱葱
孙杨 摄

中华大地

天边湖记

○邓既明

大丰区西团镇是历史文化名镇,镇中心区域有数百亩人工湖,名曰“天边湖”,是巧用修路集中取土的洼地修筑而成。湖虽初建,然已见绿树成荫,天光云影,清澈绝尘。

湖之地,尽得形势之胜,创意之妙。湖之西、南“龙城东塘喜相连”,车水马龙,动而愈见其静;湖之东古老的牛湾河蜿蜒半抱,自然植被,朴而愈显其秀。

湖之姿,长桥双岛,曲径通幽,色彩缤纷,应时而新。春之际,东风送暖,十里沃野,万顷碧波,百花争艳,千姿百态,绿海之中泛点点红紫,令人远而眼亮,近而心怡;夏之时,烈日炎炎,热浪滚滚,此处则树木森森,凉风习习,游览者流连忘返;秋来时,百里铺金,而湖水蔚蓝如碧,水天一色,恍若金镶蓝钻,又似天织云锦;冬临时,冰天雪地,万木萧疏,而湖水仍有微

波,佳木凌寒生翠,既冰清玉洁又生意盎然。而当丽日初升,彩霞如绘,晨露如珠,水上雾腾,林中鸟语,晨练者敞开肺腑吐故纳新。夜幕徐降,华灯初上,或人约黄昏,或呼朋唤友,临清流而不羨游鱼,凡俗俱脱,忧思皆忘。

湖之文化,贯六百年沧桑。坊亭碑石,多取朴实原生之态,虽有斧凿而不损天然。正门“天边湖”三字,巨石深刻,直取魏碑笔意,刚健而豪放。石之阴有孔尚任咏西团“东港天边水,西团海上村”诗句。孔尚任在“国子监博士”任上曾驻此地治水,“一来计四年”,作有《西团记》为西团立史,书其名句于门首,既有纪念之意,又为“天边湖”“海上村大酒店”及“东塘路”诸名称注了出处。湖岸岛上散见“月在西团”“碧波万顷”“乡爱”“人面桃花相映红”“陌上花开缓缓归”“一枝一叶总关情”“吴王故里”“有凤来仪”等石刻,其秀。

大抵写虚指实,追溯历史,提示故事。

岛上巍然一石坊,高若层楼。横额大书“山海福地”“长明康宁”,“山海”“长明”者西团旧称也。四柱八面共题有四联。“春发其华秋结其实,业精于勤行成于思”,为孔尚任原书。“煮盐捕鱼荒蕪逾历难久,强工富农大道广厦焕然新”“牛湾起新潮山海沸腾,大地纵飞歌薪火长明”两联,缅怀历史,描绘当今,有劝人珍惜、催人振奋之意。而“立功立德期之以远,为国为民考其唯实”言近而旨远,令人咀嚼,“发人无限思”。立政谋事者最是一“实”字可贵,一“远”字难能。非“实”则无以对民众,非“远”则无以对未来。曹刿以“未能远谋”者为鄙,信然。昔日若不力排难阻建斯湖,则零散数个鱼塘而已,可见今日之成乃前日所谋,昨日所为;而明日之功,后日之德,处今之人更当远谋之,实为之。

心有余香

小姑

○张洁

小姑家住滨海天场,与我家隔着废黄河。奔流不息的废黄河是我们小时候去小姑家的最大障碍。每次过完河,回望波涛起伏的河面,和那条随着波浪上下荡漾的水泥船,仍然头晕目眩心有余悸。

我人生中的第一件新棉袄是小姑给我做的。在那之前,我穿的棉袄要么是姐姐穿不上的旧棉袄,要么就是母亲用旧衣服旧棉絮改制的棉袄,感觉一点都不暖和。大概是十一岁的时候,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冷,我到小姑家走亲戚,看着我被冻得红肿的双手,小姑心疼不已。她瞒着两个女儿,冒着大雪到天场街绞棉花,弹了棉袄胎,扯了淡雅素净的花棉布做棉袄面,又扯了紫条格棉布做棉袄里子,为我做了一件超级暖和的新大棉袄,小姑叮嘱我:“不能告诉你大姑姐和二姑姐啊,她们晓得会吵着要。”

早年间,小姑家很穷很穷。记得有次坐船时艄公出了个谜语:在娘家青枝绿

叶,到婆家面黄肌瘦,不提起倒罢了,一提起泪水涟涟。当时船上没有人猜对,艄公说谜底就是手中撑船的竹篙。小姑说,刚过门那几年,她的生活像极了这根撑船的竹篙。

小姑嫁到婆家没两年,公公婆婆因病相继离世,留下了两个年幼的小叔子,一个六岁,一个四岁。四岁的小叔,歪歪扭扭走路不稳。小姑既要照顾才六个月的女儿,又要照顾这两个幼小的小叔子,艰难度日。那会儿正值吃大食堂,每到吃饭时,小姑和姑父喝完稀粥,省下碗底的厚粥留给两个弟弟吃。正值哺乳期的小姑,整天都感到饥饿。没有奶水吃的女儿大芹姐营养不良,饿得又瘦又小,到现在都六十好几岁了,还是那副病恹恹的弱身体。

在那缺衣少食的年代,为了取暖,晚上一家五口同睡一张床,小姑带着大芹姐睡这头,姑父他们兄弟三个睡那头。小姑说,那会儿多亏了娘家接济,我大爷大妈每年

夏天都会在盐碱地上晒盐,小姑吃的盐都是大爷家送的。每到过年,我奶奶都会将做好的豆腐、炸好的肉圆送一些给小姑,每当娘家人来了,两个小叔子比谁都高兴。小姑回娘家,都是挑着担子回去,一头箩筐里坐着女儿大芹,一头箩筐里坐着小叔老四。老四最喜欢来嫂子娘家,这儿有人疼他,给他好吃的,在他幼小的世界里,以为嫂子的娘家就是他的外婆家。

那个年月里,大部分人家的生活都很艰难,遇到闹饥荒时,有的人家为了活命甚至将亲生儿女送人。小姑和姑父忍饥挨饿,带着两个小叔子患难与共,相依为命,愣是熬了过来。小姑说记不清给他们焐干过多少次尿湿了的被窝,记不清给他们擦洗过多少次弄脏了的屁股,含辛茹苦拉扯、呵护他们健康快乐地长大。

我大爷去世那年,囊中羞涩的我,避开众多长辈,悄悄地将小姑拉到僻静处,将积攒了许久的两百块钱塞进小姑的兜里,小

姑又塞回我的手里:“你们小家庭,要养孩子,日子紧巴,这钱我怎么能拿!”我摸了摸小姑的脸颊,一时语塞,话未出口,泪水已悄然流下。那年,她为了给我做新棉袄,被大雪冻伤了脸,留下了一脸的冻疮,多少年来,我一直记在心里……

时光荏苒,岁月如梭,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,小姑也成了八十六岁高龄的耄耋老人,五个孩子家家都有房有车,生活幸福。小姑一手带大的三爷爷和四爷爷,儿女双全。每到过年,三爷爷和四爷爷家都会买礼物或送钱给小姑。四爷爷走了之后,四奶奶从不缺席,不管小姑怎么推辞,不管四爷爷在不在,四奶奶都一如既往,替四爷爷完成心愿。

任何变好的路上,都充满着艰辛与不容易。一叶一菩提,一花一世界。爱出者爱返,福往者福来,亘古不变。愿我善良慈祥的小姑,晚年幸福,身体健康,尽情地享受这盛世的美好!